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四回 凌老道華禿死 奸養師母耿郎送地

詩曰： 尼釋原從一教中，何妨魚水兩和同。  
慈航灑盡菩提露，極樂西歸色是空。

話說葛鵠因何道人講華和尚與碧雲庵尼姑性完勾搭，大家商議捉奸。葛鵠道：「恁般這樣，弄那賊禿一場好笑，豈不樂哉！」老何點頭道：「妙呵，妙呵！」龔敬南道：「妙則妙矣，教你老人家何處棲身？」老何道：「消得這一口怨氣，便是沿門乞丐，中心無怨。」龔敬南道：「恁地時不必細說了，但打點門路便是。卻莫露泄風聲，反成不美。」老何點頭領意，提了飯桶，先自去了。葛、龔二人離卻茶坊，一路說笑，傍晚散訖不題。

且說華如剛和麻門西終日設法騙瞿子良成此山筌，一連數日不到庵裡去。這性完心疑，喚老何往百佛寺中打探消息，倘有外情勾引上了。這老何也巴不的到寺中去。從早候至午夜，只見華和尚帶醉回入寺來，老何迎著道：「庵主嗔師父許久不會，好生嗟怨。今日撥冗，可到庵內走走。」華如剛睜眼道：「要你來怎麼？我得暇即往庵中來了。咄，快去，快去！」老何回身便走。華如剛又喚轉來，袖中取出一包銀子吩咐道：「汝拿去买辦酒肴，月上時可開著庵門候我，明日賞你酒吃。」

老何接了銀包，應諾山寺，且不回庵，一逕來到龔敬南家，備細告訴。龔敬南道：「華禿果來，今夜便要動手，且打疊我們藏身之所。」老何道：「盡有安身處，只要人多便好行事。」

說罷便走。這龔敬南忙忙地通知葛鵠，又拉了數個潑皮破落戶，乘晚到庵內僻靜處藏躲，準備捉奸。有詩為證：

秘計神謀叩老闍，操戈奮戟入禪林。

這回打破風流陣，免得僧敲月下門。

再說性完當晚備下酒肴茶果，專候這和尚相會。此時是八月天氣，二更左側，看看月到中天，這性完候的不耐煩，對燈長歎。正倚著桌兒呆想，只聽得側門開處，那和尚窺將入來，對性完深深的打一個問訊。性完帶笑夾罵地還了禮，對面坐下，擺開三二品肴饌。性完斟了一杯酒，雙手遞與如剛，如剛也回敬了，促膝飲酒，談笑自如。這時候葛、龔二人須令一行人在庵裡暗處埋伏，令老何攔定禪堂門口坐了，暗約板門響處一齊下手。葛鵠和龔敬南捫著門縫張望，只見二人數巡酒後，性完罵道：「好負心賊，為何一連五七日不來，教我好生懸望，莫不是別戀嬌姿，奚落於我？」

如剛將指頭在燈燄上燒著，笑道：「燈光佛爺作證，我華如剛若懷異心，忘卿情義，登時死於非命，跨不出你的庵門。小僧連日為那墳山事休未曾入手，故此絆住身子，失於親近，焉有他意！」性完笑道：「既恁地說時，我也不嗔你了，且寬心吃三杯，再作理會。」兩個又吃了幾杯，這性完漸漸有些醉態，兩頰微紅，雙眸斜覷，對面看了一會，跳起身坐在如剛身上，摟定脖子親嘴。龔敬南欲要動手，葛鵠止住道：「且莫性急，這般好耍子去處，不看一看，豈不錯過了喜神？待他將完未完之際拿他，才有些趣味！」二人又伏定張觀。

只見那和尚耍得性發，忽地裡把性完托將起來，翻一個轉身，放於榻上，正衝突匆忙之際，龔敬南播起板門來喊過：「捉賊，捉賊！」眾人一齊吶喊，打入門去。那婦人聽得人喊，雙手推起和尚，把身子往後一退，跳起就走。這如剛猛聽得喊聲起，已吃了一驚，又被這婦人推開，頭重腳輕，暈倒地上。眾人上前看時，已是嗚呼尚饗。這一班人目瞪口呆，面面廝覷。

性完急忙穿了衣服，奔出街口，喊叫地方救火。鄰人聽得「救火」二字，皆失驚跳起開門，四面觀望，但見月色當空，並無火影，原來是庵內尼姑性完喊叫。眾人聚攏詢問，婦人指著庵裡道：「我臥房內失火。」眾人一齊哄入庵裡，進性完臥房看時，只見一個和尚赤條條的死在地上。眾人熟視，都認得是華和尚。佯問道：「這是甚地緣故？」那婦人雙膝跪倒，跌天跌地哭將起來。眾人向前攙扶道：「卻又作怪。這和尚是你甚人，死在這裡，恁的啼哭？你且站起細說其故。」性完哭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妾身醜事，難逃列位高鄰洞察。這華師兄原與我往來日久，他為我破費也不少哩。今晚來敝庵講一句活，不期有十餘個強徒明火執仗闖入靜室，將華師兄活活打死，我棄命出街，假以救火為名，求列位高鄰捕捉凶賊送官。不知這一伙強人逃往那裡去了？」眾人勸道：「你且不要悲切，慢慢作個商量。」原來這婦人倒有些見識，向來揣度自己幹了恁地勾當，平日好茶好水結交這些鄰舍，故眾人皆是為他的。

當下一人道：「數日前，我見老何在新橋墘下茶坊裡唧唧噥噥講話，莫非這老子露出線腳來？」內中又一人拍手道：「是，是。我晚上從外回來，月光之下見葛破鼓在庵門口探頭張望，莫非有些線路？」內中又一人道：「只問老何便知頭底。」

眾人喚老何時，沒人答應。點燈四面尋覓，又不見蹤影。轉入廚下，只有兩個尼姑並小廝攢在灶下發抖。眾人復尋出廚房外來，只聽得柴堆裡簌簌地響。攜燈細看，恰是老何，睡在草裡。

眾人提將出來，細細評問，老何推疊裝啞，佯作不知。眾人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問之何益？明早送官，便知分曉。」內中有智識的教婦人替和尚穿上衣服鞋襪，將地上穢污掃得潔淨，當夜守屍的、看門的、商議的、款住老何的，又將見官的話斟酌定了，亂紛紛混了半夜。

看看天色黎明，地鄰保正等弔了老何，攙了婦人，一齊哄到縣堂上來，看的人捱肩疊臂。當下縣官先喚婦人審問。性完道：「婦人是碧雲庵中尼姑，拜百佛寺長老華如剛為師，傳授經典。昨晚華師到庵中講經，忽有一伙不識姓名強人哄來聽經，辯問經典，一言不合，眾拳交毆，將華師長登時打死，乘機搶擄衣糧財物一空。婦人因人命重情，已經叫破地鄰，求老爺作主。」縣官又喚地方細審。地方道：「小的們與碧雲庵係貼鄰居住，每常見百佛寺和尚華如剛來庵中講經說法。昨晚忽聽得庵裡喊叫有賊殺人，地鄰等一齊奔入救時，只見那和尚死在佛堂後地上，其餘不見一人。小的們四下裡尋覓時，只見本庵道人老何睡在草窩裡發抖。眾人提起問時，言語支離，甚覺可疑，乞爺台詳察，便見端的。」縣官道：「庵內共有幾人？」地方道：「本庵有四位尼姑，兩年老，一殘疾，這一個就是失主性完，道人老何並一小廝。今俱在縣門首，候老爺台旨。」縣官令喚老道人進來，細審情節。老何佯推不知。縣官喝教施動刑具，老何驚惶，即將前情吐出。

縣官笑道：「僧尼混帳，傳甚經典，因奸致死，情跡顯然。」又問老何道：「這伙棍徒今在何處？速將名姓一一報來。」老何道：「一人姓龔名敬南，一個姓葛名鵠，餘者並不知名姓。晚上因見華和尚走陽死了，盡皆扒牆逃竄，小人不知何向。」縣官委縣尉到庵檢驗屍首，就著地方買棺盛貯，將性完、老何押入牢房監禁，其餘人眾放回候審。當日下午，縣尉檢屍回覆，晚堂即命牌差人傳喚葛鵠、龔敬南，並捱查一起不識姓名人犯。次日，公差拘喚葛鵠等到縣。縣官細細審鞫，葛、龔二人把幫助捉奸人犯一一供招明白，縣官將二人也發下牢中監候。數日後審斷，將葛鵠、龔敬南威逼人命，乘機搶擄，決脊杖一百，登時發配遠方；老何並為從人犯，俱責杖枷號示眾；庵主慧真善行賣奸，罰穀五十石；百佛寺住持縱徒行奸，亦罰穀五十石，入官公用；尼姑性完恣行奸污，致害人命，脊杖四十，蓄髮還俗；地鄰人等，縱容庵寺僧尼來往，不行首告，及至損傷人命，方露真情，其中豈無私弊？各罰穀五石，修整學宮。縣官審單一出，人人撫掌稱快。

這麻門西見華和尚身死，葛鵠等縣中捕捉甚緊，慮禍波及，急急拴束包裹，遠遠避難去了。後人見此，有詩為證：

妄圖瞿老將金贈，誰料黎使走陽。

負笈齊征魂已喪，依然四海一空囊。

再說瞿天民父子聞知此事，甚加歎息。又令人四下裡尋覓風水，並無可意之處。正在憂思不定之間，忽家僮報說，蔡州耿官人來了。一家歡喜，出來迎接。只見耿憲渾身縞素，騎著一匹白馬，後隨數個家僮，飛奔前來。到了瞿家門首，眾人迎著，同人中

庭。耿憲與眾人一一禮畢，扶瞿天民坐於椅上，拜倒地上，嚎啕地放聲慟哭。瞿天民驚惶，急攙起問其緣故。耿憲哭道：「不孝罪逆深重，不幸先母於某月望日棄世。臨終時，叮囑學生拜謝老師大恩。今見老師反思亡母，不由人不垂血淚也。」瞿天民合家人盡皆駭異。

原來濮氏回首之日，正與瞿天民安人郁氏棄世同其時刻。

這濮氏染了怔忡之症，自度病勢狼狽，不能復起，喚集合家親屬，吩咐後事。又叫丫鬟於箱底取出一件東西來，交與耿憲夫妻看。耿憲與渾家接了看時，卻是紅不紅、皂不皂一塊物件，舉手拈之，硬如鐵石。耿憲反覆看了半晌，不知何物，問濮氏道：「娘，這是什麼東西？與不肖瞧看，個中必有緣故。」濮氏道：「這物件不知害了天下多多少少女人。今日為娘的將已歸陰，故與汝夫妻一看，以為後戒。」二人駭然驚問，濮氏道：「這孽障好生利害，我為娘的險些兒被他喪了名節。」即將昔日慾心萌動，乘夜去敲瞿天民書館之門，瞿天民閉戶不納，以致慾火焚熾，如此如彼，脫下這物件來的根苗細說一遍。又對媳婦道：「但願你夫婦二人百年偕老。後邊子孫們倘遇夫婦有不到頭的，切不可守寡，以誤大事。故留此物與汝等看，永為婦女勉強守節之戒。」耿憲夫婦泣拜而受。

看官，你道這濮氏的言語有理麼？還是沒理呢？一個道：「這說話有些不近道理。古人道：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』這濮氏把血塊交與媳婦看，分明教媳婦與後人喪廉失節了。」這個道：「兄言近理。但不知色慾二個，不要說婦人被他所迷；自古及今，多少英雄豪傑，都被那色慾敗國亡家、殞軀喪命，希罕這婦人家不致失節？大凡婦人家孀居，少年容易，壯歲至難。那少年時血氣充足，慾火不炎，一到三旬之外、四旬已來，血漸衰矣，血衰則慾火如熾，鮮有不敗其守者也。比如女人少年嫁一丈夫，極其恩愛。倘失所天，其悲哀思慕之心最切，故終身守節，出乎真心實意。及至有年，則悲念漸懈，慾念漸萌。或見夫婦之成雙，何等感傷？或睹昆禽之縈戀，又何等羨慕？因而感動春心，觸其慾念，一遇機巧之處，那心猿意馬拴縛不住，兀自先撩撥男子，那男子漢豈有輕輕放過的？你看世上有幾個瞿天民麼？且不提那蓬門華戶的孀居，君試看這宦室富家的嫠婦，少年折其比翼，為公姑父母的皆要女媳爭氣，誰肯講一個重婚再醮之事？詎不知那富貴人家更難守節。穿的是綾羅緞匹，吃的是膏粱美味，住的是高軒大廈，驅役的是家僮使女，鎮日價清閒自在，所少的在那一件來？其中名為守節，暗中與狡童俊僕或來往親屬偷情者，不知幾何？俗言說得好：『殺私牛，賣私酒，不犯出，乃高手。』又云：『守節一世，失節一時。』故孀居清白到底的能有幾人？還有那慕色之婦，被家人拘束得緊，無隙可乘，以至對燈長歎，撫枕淚流，染病奄奄，抱恨長逝，深為可憐。還有那情迷機露，或受孕懷胎，胎生者服鹵懸樑，貪命者出官獻醜，種種穢污，不能盡述；反不如那三媒六證，大落落地嫁一丈夫，倒也乾淨。」這一個聽了俯首歎服。

這一片說話，雖係閒談，卻中世弊。有詩為證：

豔質佳人失所天，難禁靜裡慾如燃。

假饒鑽穴諧幽約，何似青年續斷弦。

且將這一段閒文打疊起了。再說耿憲將母親臨終之言，一一對瞿天民說了。瞿天民反覺踟躇不安，低頭長歎。瞿毅弟兄訴說娘親永訣時日與濮母相同，耿憲悽愴不已。次日，整備祭禮綢帛，至二處靈座前發獻已罷，就請瞿家合門飲酒。座間談及華和尚與尼姑性完通姦，葛鷓、龔敬南捉奸致訟發配情由，合座大笑。耿憲道：「太太與師母未有墳塋，學生有片言奉稟，乞老師鑒納。」此時滿座停杯，側耳靜聽。不知耿憲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